

卷二

書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尚矣游夏聖門之高第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
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
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
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為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
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為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
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
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
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
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譙愈衆奈天下後世何

我宋之興

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
文史為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
皆已脩為新書頒于天下其間唯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

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日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唯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抵牾也。唯後漢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為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傳乃郡公之類。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

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他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行，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為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之類。一史之內為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更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

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舛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脩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四十三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

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為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為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唯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

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

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唯務啞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頌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唯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

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况方從官巴峽僻陋官閒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摘舉其謬誤而已庸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中衍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 一曰以無爲有 第一卷
-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宗 第十卷
-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二卷
-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三卷
-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四卷
-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五卷
-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六卷
-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七卷
-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八卷
-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十九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一曰以無為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實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劔決我

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我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媵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且案林甫本簡其未為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澡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為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以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為太子其宮室之內汛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洒整飭以為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不測則

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洒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為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謀討劉闢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

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為何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闕中出卻劔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闕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即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為山南節度使念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傳自劉

闢初反綬即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為山南節度使嚴礪即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闕渝合皆在城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闕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技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蘄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蘄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蘄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

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
灘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灘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
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
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
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
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况於虛乎然則
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
德裕秉政日嘗重脩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
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
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
其間參錯抵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為實而書之
無所刊正豈

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
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
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眾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
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于京師矣今劉蘭乃謂貞觀
十一年頡利尚存于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
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眾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
日諸將允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眾披靡
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眾雄捷如馬將
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
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

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竇孝謹無傳而云有傳

裴守真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謹則無之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網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二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

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
歲止二十九人此其効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
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
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
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奈何愚謂此
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
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
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而推此則事理人情
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
然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巨姦極
蠱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
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為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
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
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
仁智必不為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
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
之至云尔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
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為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
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
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真如是乃稱脩
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
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
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
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
戊子至乙亥則高宗才四十八歲尔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

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尔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籠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錄以來迄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為之討論詳究絀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

鄭網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網傳云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網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網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鏡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網網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

解李吉甫謂鄭網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網絳為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網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為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即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網當是時已去相久矣網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并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為相而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網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網已去相將二暮矣其年月及網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

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吉甫謂網漏謀帝欲逐網絳為開白乃免其說與網傳又已不同且謂所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既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均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網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為網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真其證四也網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為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網網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網以永正元年十

二月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後網猶居相位二暮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網常默默遂先黃裳罷去以是為網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網罷而網猶居位復為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網傳自為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為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網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永正元年乙酉八月己卯即位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為中書相

丙戌

元和元年

丁亥

元和二年

唐中不見從史為澤潞節度使之年唯樊川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押衙盧從史主其軍事則目從史在此年之前已為節度使也

正月乙巳

戊子

元和三年九月綱為

已丑 門下相

元和四年 十月以神策中尉陸奕承璫

庚寅 為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 綱罷

元和五年

辛卯

元和六年

為中書相士知制誥黃裳罷

九月戊戌吉甫罷為淮南節度使

三月乙酉成德丁亥喪未官即

真卒其子承宗自獨留後由是奪服領

十月辛巳承宗反澤潞討賊

七月丁未 四月貶驩 赦承宗 州賜死

正月吉甫 十二月絳自

為中書相 戶部侍郎 為中書相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

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為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為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卑寵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為西川節度使之時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為自是不敢犯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為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張錫為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為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

公

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
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
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
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
郁滕漢賈澤尚不得茹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
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
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
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
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
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縣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
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為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
為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悞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悞而
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為郡王亦悞

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為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入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頃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蕩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丁

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蕩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下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善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承俊火乾陽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感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為變奉天既已危感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瑊時嚴震

兵既已到今贄晟傳乃以為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
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蓋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
同日其悞昭然 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贄傳兼
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悞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惔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
王同封 彭王名惕信王名懼一名怙其怙字恐悞有說見別篇

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惔為棣王即無彭信二王
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已卯封弟惕為彭王咸
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怙為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末嘗與棣
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勳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閣為出閣

王勳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禮儀志
載冊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

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 憲初名成器 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

憲立為皇太子睿宗降為皇嗣更冊為皇孫與諸王皆出閣
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
封復詔入閣 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蓋史氏悞不載臨淄稱王一人耳其說見別篇 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

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為壽春郡王怙王成義衡陽郡王
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
王然則王勳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
紀傳乃是五王降 而復入閣勳傳以為出閣則失其實也

張錫為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為絳州刺史

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
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酉云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為節度使詔可此蓋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 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為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為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為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為湖南觀察使以貪賊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臯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于嗣曹王臯傳及西原蠻傳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于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于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脩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二載是歲丙申六月劔南節度

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

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曆中卒案大曆

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二年方為宰相是歲丁卯設若

崔圓以大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

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
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
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為相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
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
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為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數月也時帝
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為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
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簡儉
省約之事皆可以既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為相況文
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位銳於為治必不至於是也案
播傳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
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

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
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郎傳云王播賂權近還
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
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
度副大使王播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
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
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權近之臣又甘其賄賂故言之
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
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盃綾絹而命為相此則近誣也
帝帶盃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
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鎮劔南表為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維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眾請英乂為節度

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為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眾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眾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四曰自相違舛

王環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年差三歲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

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張旉為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為齊明姊又為姑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郝玘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瓌恭憲太后弟乃以為惠安太后弟

官者楊復恭傳云王瓌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

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弟瓌事

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之弟非

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為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叙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

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于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于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為年五十三則悞也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

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

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

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為遂
王即穆宗也穆宗紀以為建安憲宗紀以為延安二者必有一悞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灋王憚傳末云初憚
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察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
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為建王恪
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為恪至長慶元年辛辰薨時猶書為審
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綜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衡
王愔澶王忱榮王憤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
王憤為司空是月憤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
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實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
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即憲宗
子沂王名禔即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
胄安得一既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為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
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
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
有麟州也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叙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地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歷氏乙亥不見今案帝紀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地屢見凡此所云即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地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間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尔此一可疑也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氏玄枵夫虛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為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尔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曆元年乙卯二年丙寅文宗大和元年丁卯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况德裕為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為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
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即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
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
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

張族為貶官年世相遠

張薦傳略云薦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薦為及司馬鍾為
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劾薦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
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安否荅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
不用無能為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
九年而族為仍為御史此已可疑且又薦既於開元初以御史
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
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
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
知兵馬使為裨將進寧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為
歸鎮釋之曰是必眾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鎮
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
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為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
孰是

賢妃徐惠為齊明姊又為姑

徐齊聃傳云高宗時姑為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

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聃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為是

蕭至忠傳叙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秘書少監

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為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為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廩賜之請無登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眾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為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為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聞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為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

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為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為楊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為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為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

今案竇群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群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群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臯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暉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蘄沔觀察使觀此則臯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臯之出自為鄂岳蘄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

者三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為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為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撫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為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燾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燾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真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真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為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為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尚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

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贄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眾奔敗禽周贄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

贄贄擊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贄已為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

福昌而為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清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一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
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璘傳云貞元中說馬
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璘安得與
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
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今郝璘傳所言乃如此
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璘傳則云臨涇地
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為馬璘
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為馬璘此可疑者三也

蘇定方傳悞

蘇定方傳云至恒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為道

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濼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
瀛州刺史濼戰于瀛州濼敗奔于京師

今案濼傳云濼怙次子濟母弟怙得幽州病且死濼輒以父
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濼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
不諱許代已父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濼不能無恨因請
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
違令者其事與紀人異未知何者為是

孔戢傳悞

孔戢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
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戡戡戢為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
戡戡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戢傳
乃指巢父為父則甚悞矣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為賊拘仁果平乃克歸

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軍於劉文靜誠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眾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塢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為氏

今案折塢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為折塢而薛舉及仁果傳則以為高塢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果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為秦王所破此第一戰也此不書于高祖紀而見于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于高塢王卧疾而

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塢為舉所大敗死者十六

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塢將

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

己丑秦王復西討屯于高塢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

總管竇軌及仁果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

良戰于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于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己

酉秦王敗仁果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于高祖太宗紀

之敗乃高塢也而開山傳則以為折塢悞矣淺水原之戰仁

果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果降而弘

基傳乃以為八總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為大悞

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塢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

戰勝之地逐追奔逐北使仁果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總管

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塢折塢皆城名高塢

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塢折塢皆城名高塢

屬寧州定平縣析塢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悞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為謬最甚矣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日年月時世差五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魏謩能相差一年

李朔平蔡州差一年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未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羲為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紀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宗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為憲宗一以為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
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
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
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
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
為穆宗一以為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
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
弘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謩罷相差一年

魏謩傳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大
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謩為檢校戶部尚書平章事西川節度
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五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
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
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為元和十一年十
月巳卯則大誤矣

關立本為中書令差一年

關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

立本初以總章元年
為右相本中書令也

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為中書令未知孰是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

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

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傳所云九年者悞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即此事而誤以元年為二年尔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曆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即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為同三品年候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

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詔立
温王重茂為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
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
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無中宗崩而羲以右
常侍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罷
為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
景雲元年即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温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
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癸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為同
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羲曾為中書
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
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癸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壬子正月
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
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為踰年非謂過一暮
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
謂穆宗即位不閱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
閏正月即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踰年
矣而本傳以為不閱歲又云甫再暮出為西川節度使蓋謂
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
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為甫再暮今竇懷貞自罷相至復
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為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
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為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六年十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冊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為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受冊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為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家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為難考尔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年

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太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太后為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悞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為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並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為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琮本封慶王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琮薨恐本傳之

悞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野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魯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是歲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已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為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濬為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月者誤也且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所書則似遷

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纒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為長安中則悞矣

啖助傳贊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鉅嘉祐五年庚子進

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曆五年庚戌歲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

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為蠱官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

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即

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之戰是也

此戰見于裴寂姜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

德二年是年歲在己卯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于隋仁壽三年

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五年尔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叙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

帝亦因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會尉遲恭德至與崇茂夾彆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邳敗績此乃戰于夏縣而誤作下邳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敕令討武周既而恩逃歸而謀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洺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為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為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為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眾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梁實柵淺水原仁果將宗羅睺擊實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于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為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果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紀玄嬰璋而傳乃瞿璋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劄釘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咄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郟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檀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王茂章悞作彥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瓘名不同

揚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為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為銳字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垣悞書吳少誠

范陽王藹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袁粲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悞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灌

代宗紀大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

今案崔灌傳云灌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

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灌稍以禮法

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

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灌聞難惶懼走遇

害此即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

天策上將乃書為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領

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

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

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

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矍矍璋而傳乃矍矍璋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矍矍璋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

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
珣以樓舡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
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
友恭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為瞿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劭釭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劭釭擊兗鄆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
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劭釭為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
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
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悞記
歟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

目錄著王縑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一烈女傳有王縑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咄名不同

外戚傳揚國忠四子暄咄曉晞又云咄尚萬春公主貴妃傳亦同
其字皆從日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咄字皆從月蓋悞也

王博名不同

王縑傳其孫博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博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悞

宰相世系表內敘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整言
今案表內有譽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譽也

嗣郟王戒丕字悞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眾五萬攻彥暉王建之將也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為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况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乃作嗣郟王戒丕悞也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

今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內書元茂封越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悞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為是況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載其名故徐康王元禮初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初王荆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紀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檀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怏為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怏薨今案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怏者止有信王檀咸通八年薨既封于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怏即檀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為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為德王今案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況乾寧四年立為皇太子時名裕即可見此悞也

王茂章悞作彥章

揚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

今案田頽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叅校諸傳當作茂章為彥章者悞也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王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

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癸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于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為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鎮卒于太原亦未嘗為充鄆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原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

龍初以朗陵王禕子禴嗣

今案朗陵王即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子仁瑋琨瑋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袞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禕子禴嗣當作以朗陵王瑋子袞嗣也况開元中有信安王瑋即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禕當作瑋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禴為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袞本名禴也

吳大瓘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

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瓘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

納剴曉大詛環上其藁德宗異之

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藁于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為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死然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

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案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劔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案崔寧傳云寧攻郭英人英人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劔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宰相杜鴻漸為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為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曆三年寧入朝楊子琳龍衣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劔南節度也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龍衣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遇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臯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

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為楊琳而脩新史者遂悞以為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顛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悞昭然矣今新書悞以子琳為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并載叔倫傳其悞皆同也

載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案劉晏傳略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為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為吏部尚書平章事二年卯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酉十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三

月楊惠琳伏誅曹王臯傳臯以建中元年庚為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為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為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已四十二年矣雖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劔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叙子琳自成敗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悞為惠琳也

以公主字為封號

揚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為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揚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闌門鞭撻謹競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尚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尚代國公主證據甚明為郭姓者悞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昂

今案蘇昂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悞為銳字

禮儀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劭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脩貞觀永徽

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摠之又按張說傳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為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脩開元禮之時即張說摠領至十八年說卒即蕭嵩摠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摠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為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為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為學士而悞以說為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悞

宗室世系表雍王繪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悞
今案畢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悞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

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子景悞封廬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悞非也當為景悞而封廬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今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白潤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澠水

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等保澠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澠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為涇原節度使然

則名光榮者是而為元策者悞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

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悞也

牛勗名不同

田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眾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為勗傳以為頊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衛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衛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為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為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勳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為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為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為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隴州刺史曹翔為充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号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衛大將軍遂代綯為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為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

盧坦傳悞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為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鎮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諲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諲為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雷諲雷諲不同未知孰是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號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邢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粲名悞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顛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于國難者有淑顛察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即不知軫姓蘇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悞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憬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悞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弟名暉子名藩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為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傳云趙州高邑幼孤其兄暉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終於湖南觀察使此即李暉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據傳為正傳稱兄暉養之今表中暉乃為承之弟其悞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潘其悞二也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悞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郊錄一卷注云表甫事

今案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略使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表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嬾獨祿擁眾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為嬾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於是張瑾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太谷

今案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于忻州為李高遷所破又李高遷自有傳則此為季字者誤也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

今案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為尚書左僕射

今案宰相表乃是右僕射况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為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尔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為左僕射然則德彝此拜實右僕射而高祖紀書為左則悞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為劉武周所虜

今案高祖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

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省令曰中書省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書為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悞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

今案十六衛止有驍衛未嘗有驍騎衛又按突厥傳亦止云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衛字也

高祖紀封子為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壽為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壽為吳王元慶陳王

今案子名元壽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壽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按此高祖子也遍尋本傳則二十二人並無名元壽者此可疑者二也案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

此高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王霍今以紀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璿而貞觀十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璿後改為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璿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悞以為元璿乎設若果悞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悞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璿元軌在紀傳不脫則悞必有一者矣

去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為吳王其名止是元軌不作元璿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悞也

又案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璿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

長平王傳薛仁果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果內史翟長孫以眾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按薛仁果傳作內史令翟長孫未知孰是

穀齋李世倬抄錄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書